

漂海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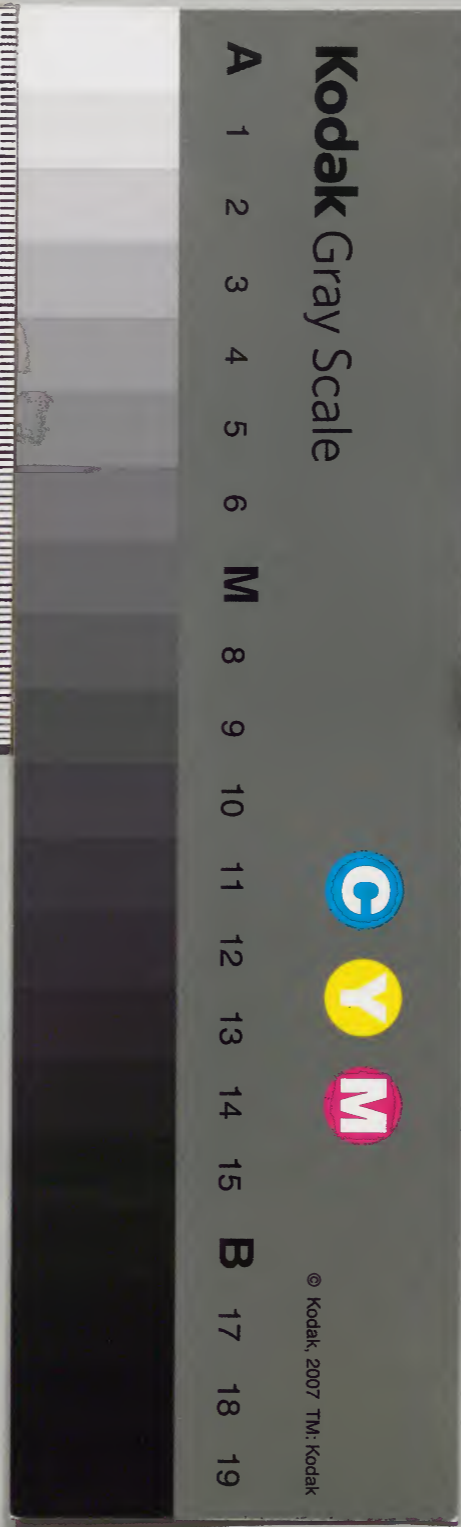
上册

漢書門				
二	二	五	八	類
一	三	九	八	號
一	四	九	八	函
三	四	九	八	冊

內閣文庫			
六	二	五	漢
七	三	八	書
函	冊	號	類
十	三	八	
冊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58
冊數	3 ( 1 )
函號	287 13

287-13



# 漂海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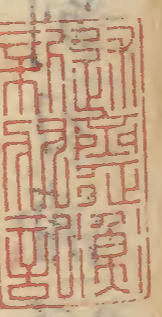
上

三月二十三日  
 三月二十三日  
 三月二十七日  
 三月二十四日  
 三月二十五日  
 三月二十六日  
 三月二十七日  
 三月二十八日  
 三月二十九日  
 三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四月一日  
 四月二日  
 四月三日  
 四月四日  
 四月五日  
 四月六日  
 四月七日  
 四月八日  
 四月九日  
 四月十日  
 四月十一日  
 四月十二日  
 四月十三日  
 四月十四日  
 四月十五日  
 四月十六日  
 四月十七日  
 四月十八日  
 四月十九日  
 四月二十日  
 四月二十一日  
 四月二十二日  
 四月二十三日  
 四月二十四日  
 四月二十五日  
 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二十八日  
 四月二十九日  
 四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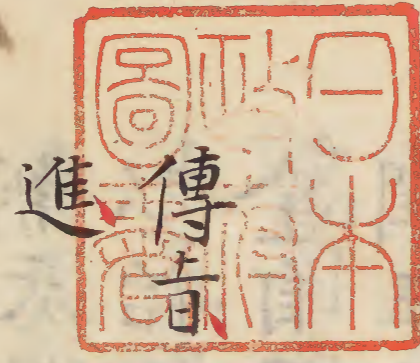
海錄卷之二

漂海錄卷之二

漢學文庫



喪人臣崔溥自濟州漂流泊甌東過  
越南經燕北以今六月十四日到青  
坡驛敬奉書來書以書  
一行日錄撰集以日創錄之外



成化二十三年打秋九月十七日臣以濟州  
三邑推刷敬差官臣以濟州  
陞辭而行至全羅道率監司依事目所差光  
州牧吏程保和順縣吏金重及承仕郎李楨

羅州隨陪使孫孝子青岩驛吏崔臣伊山戶  
奴萬山等六人及司僕寺安驥崔根等歸海  
南縣候風十一月十一日朝與濟州新牧使  
許熙同乘舟于館頭梁十二日夕到泊濟州  
朝天館

弘治元年甲戌正月三十日陰晡時臣之奴莫  
金自羅州到濟州賫喪服來告臣父之喪  
閏正月初一日兩牧使晨夕來吊乃以水清  
寺僧智慈之船牢固疾行官船所不及命兵  
房鎮撫高益堅吳紕等回泊于別刁浦以為

遣

臣渡海之備判官鄭詮遣軍官邊石山以吊  
初二日陰侵晨臣詣別刁浦候風館旌義縣  
訓導崔角鄉校生徒金鼎璘等二十餘輩內  
需司典會朴重幹及崔根等皆徒步以隨至  
十五里許以選牧使馳至問慰是日臣之帶  
去吏程保金重等封所治採御乘監牧場  
辦公私賤刷流移人括濫占伴倘冒認良民  
等文籍及賫去全州府上濟州三邑帳籍十  
七冊又一冊濟州三邑官上各年帳戶籍軍  
籍等文書輸付于牧使藏之營廳受書日回

送而來。初三日漂流海中。是日乍陰乍雨。東風微順。海色深青。大靜縣監鄭嗣瑞訓導盧敬言聞遇喪。馳來吊慰。與崔角朴重幹倭學訓導金繼郁。軍官崔仲衆。鎮撫金仲理等十餘人。學長金存巖。金得禮。校生二十餘輩。俱送別于浦口。存巖得禮等止。臣行曰。老僕生長海國。諳經水路。漢孛山陰。雨不調。必有風變。不可乘船。且家禮始聞親喪。遂行註云。日行百里。不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夜行尚不可。况過

此大海。其可不慎乎。座中或勸或止。日高不決。鎮撫安義來告曰。東風正好。可以去矣。重幹仲衆等亦勸行。臣遂告別登船。掉過五里。軍人摧山許尚理等皆曰。今日風勢若作。若輟雲霾。若卷若舒。當如此風候。不順之日。行如此波濤。險惡之海。恐有後悔。請還子別。乃浦待風復行。未為晚也。安義曰。天之氣候。非人預料。頃刻之間。安知有披雲觀天之理乎。抑過此海者。私船覆沒。接踵相繼。唯奉命朝臣。前旌義縣監李暹外。鮮有漂流。敗沒

者則都是。上德至重，實天所知也。况謀之  
衆口，事未有濟，豈可登程而復路，以致稽緩  
乎。叱令張帆而行，纔過大穴，脫島舟中人皆  
以謂舟向臣要梁，截海而上，順風泊楸子島，  
甚駛也。權山不聽其言，執其舵，從風所指，過  
愁德島而西，海氣晦冥，風弱雨作，將近楸子  
島，藏船處，汝勢甚急，天又昏黑，督令搭軍艚  
之，軍人皆曰：「若此日，發舡誰之過歟？」皆懷逆  
心，不聽從，以力艚退流，至草蘭島，依西岸下  
碇而泊。夜三更，尚理曰：「此島雖碍東風，三面

臣疑當臣

通濶，不合泊能。今又有北風之漸，進退無據，  
將乃何？且此船不在初泊處，漸却入海中，所  
泊之碇，怕或已破，今討莫若舉碇，稍前繫之  
于岸，待天明，棹入楸子可也。遂舉碇，果破矣。  
棹之未及，近岸為北風所逆，驅出無依之處，  
雨猶不止，風浪交惡，隨濤上下，莫知所適。  
初四日，漂入大洋中，是日雨雹，大風驚濤，畏  
浪掀天，鼓海帆，席盡破，舟以二樁高大，尤易  
傾撓，勢將覆壓，命肖行寶操斧去之，高以福  
縛草芑附之舟尾，以禦濤。當午，雨稍霽，東風

菴

又大作載傾載浮聽其所之瞥眼間已入西  
海稍工指東北望有島若一點彈丸於漂渺  
間曰彼疑乃黑山島也過此以往四無島嶼  
水天相接汗漫無涯之海人皆因知攸措僵  
卧舟中臣令安義督軍人以取露治船等事  
有軍人高迴者作聲曰濟州海路甚險凡往  
來者皆待風累朔至如前敬差官在朝天館  
在水精寺通計凡三朔以候然後乃行今此  
行當風雨不定之時不占一日之候以至此  
極皆自取也餘軍皆曰執已如此取露治船

雖竭心力終亦必亡吾弊其用力而死莫如安  
卧以待死皆掩身不從命或毆之亦不起宋  
真孱劣之甚者被毆而怒曰長壽哉此船也  
等至於破何不速破程保曰濟州人心外癡  
內毒頑慢戾悍以死為輕故其言類如此臣  
意亦以謂溺死已決矣倘蒙天助幸不至於  
溺必漂流無定以至死日無如之何又憤軍  
人怠惰遂點檢同舟人則從者程保金重李  
楨孫孝子崔臣伊山莫金萬山及濟州牧使  
所定送鎮撫安義記官李孝枝總牌許尚理

領船權山梢工金高面格軍金恠山肖斤寶  
金仇叱迴玄山金石貴高以福金朝迴文迴  
李孝台姜有夫命同高丙乙同高福宋真金  
都終韓每山鄭實護送軍金粟金真音山高  
迴金松高保終梁連海朴終回金得時任山  
海官奴權松姜丙李山吳山等合自身凡四  
十三人詎招安義問曰我一喪人非官復例  
從者至煩甚為未便濟州人乘舡者至三十  
五人何也安義曰我牧使所以盡心者對以  
敬差官之禮且運大舡必用衆力然後可行

巖

况海路復遠如於蔚島等處水賊盛行護送  
不可不嚴也臣曰過海時當精擇運舡人及  
水路諳習者則數雖少可矣今此同舟人皆  
懈怠暴盭者虛張名數而無其實使船漂流  
致之死地徒增痛哭耳叫謂軍人等曰我舟  
初喪情不可以留人或勸之行為人子者  
其可頃刻濡滯乎汝等之同我見漂實由於  
我然勢亦使之然也况好生惡死人情所同  
汝等豈無欲生之心哉舟或破碎或沈覆則  
已矣觀舟今堅緻未易至破若不遇石嶼能



後補刮水幸或風定波恬則雖流至他國可  
以得生今汝等亦有父母有妻兒有昆季親  
戚皆望汝生畏其不壽汝等則不念其情不  
愛其身後以答我之心卒相解體自歸死地  
惑之甚者尚理等十餘人曰軍人皆頑鈍無  
識之後故其用心不通若此然人各有心我  
等當竭力從事斃而後已夜風雨不止巨濤  
尤甚激入舳艫隨入隨取量可二更驚濤鼓  
蕩裏駕蓬屋舟半沉衣服行李盡見沾濡凍  
寒砭骨命在瞬息臣握李楨手枕程保膝金

重孝子傍臣左右狼藉以待死傍有一人結  
項將絕李楨解其結則乃吳山也臣伊山莫  
金等竭力汲水水猶不減臣以謂舟尚完固  
則自上激射自隙漏入之水不汲則坐待沉  
沒汲之則庶有生理勉強而起呼權松橫燧  
得火卷范席以烘之又呼斤寶高福高面等  
親檢罅漏處以補塞之又解衣分給權山高  
面臣伊山恠山尚理等以勸勉所事程保金  
重孝子等亦散衣服分諸軍人軍人若仇叱  
迴文迴都終每山玄山等爭感奮出死力刮

塞

水殆盡舟僅獲全不移時舟又入石嶼錯亂  
中權山運船不知所向尚理仇叱迴等執篙  
無所施幸賴天風驅出得免碎破  
初五日漂大洋中是日昏霧四塞咫尺不辨  
向晚雨脚如麻至夜雨少止怒濤如山高若  
出青天天下若入深淵表衝擊躍聲裂天地昏  
溺臭敗决在呼吸之間莫金權松等救渡謂  
臣曰勢已迫矣無復望已請替換衣服以待  
大命之至臣如其言懷印與馬牌具喪冠與  
服惴惴然接手祝天曰臣在世唯忠孝友愛

恐

為心、無欺罔身無讎冤手無殺害天雖高  
高實所鑑臨今又奉君命而往失父喪而  
歸臣不知有何罪咎倘臣有罪罰及臣身可  
也同舟四十餘人無罪見溺天其敢不矜憐  
乎天若哀此窮人返風息濤使臣得再生於  
世葬臣新死之父養臣垂老之母幸又得鞠  
躬於丹墀之下然後雖萬死無生臣實甘  
心言未訖莫金遽抱臣身曰一家人百年苦  
樂皆仰此身有如十首仰一杖今至於此無  
復再見一家之人遂擗踊而哭陪吏以下亦

哭泣相一以祈天祐。初六日，漂大洋中，是日陰風波少，歇始督仇叱迴等，葺片席以為帆，建桅竿以為檣，劈舊檣之本以為碇，隨風西向而去。顧見洪濤間有物不知其大也，其見於水上者如長屋廊噴沫射天，波翻浪駛，梢工戒舟人，搖手令勿語。舟過甚遠，然後梢工呼曰：彼乃鯨也。大則吞航，小能覆舟。今幸不相值，我其更生更生矣。入夜風濤還勁，舟行甚疾。安義曰：嘗聞海有龍神，甚貪，請投行李有物以禳謝之。臣不

之應，舟人皆曰：人有此身，然後有此物，此物皆身外物，爭檢有涼衣服、軍器、鐵器、口糧等物，投諸海。臣亦莫之能禁。

初七日，漂大洋中，是日陰風勢甚惡，波浪凶湧，海色白。旌義縣監蔡允惠嘗謂臣曰：濟州父老云：天晴日登漢拏山絕頂，則遙望西南絕域海外，若有白沙汀一帶者，以今觀之，非白沙乃望此白海而云也。臣謂權山等曰：在高麗時，爾濟州朝大元，自明月浦遇便風，得直路，七晝夜之間過白海，渡大洋，今我漂海。

直路散路不可知也幸得入白海之中則竊  
疑中國之界必近矣若得泊中國則中國是  
我父母之邦也當此時生我死我皆天所為  
而風之順逆天實生張今東風不變已經累  
日則抑竊疑天必有生我之心也爾等其各  
勉人所當為之事以聽天所命耳至暮風又  
變東而北權山猶指舵向西夜未央暴濤激  
躍又駕入天篷彼人頭面人皆瞑目不能開  
領船梢工皆痛哭莫知所為臣亦知不免於  
死裂單衣纏身數圍縛之于舟中橫木蓋欲

彼疑當被

死後屍與舟久不相離也莫金臣伊山皆哭  
泣聯抱臣身曰死且同歸安義大哭曰吾與  
其飲鹹水而死莫如自絕以弓絃自縊金粟  
救之得不死臣叫領船梢工等曰舟已破乎  
曰否曰舵已失乎曰否即顧謂臣伊山曰波  
濤雖險車勢雖迫舟實牢固不至易敗若能  
汲殆盡則庶幾得生汝實壯健汝又往首倡  
汲之臣伊山即命欲汲水之器已盡破叫  
號無據安義即以刀裂去小鼓兩以為器授  
臣伊山臣伊山與李孝枝權松都終玄山等

盡力以汲水猶深一膝孝子程保李楨金重  
等或親自刮取或立督軍人仇叱迴等七八  
人相繼刮盡僅得不見敗沒

初八日漂大洋中是日陰過午西北風又作  
舟復退流向東南徹夜而行臣謂權山高面  
以福等曰汝等執舵正船向方不可不知我  
嘗閱地圖自我國黑山島向東北行即我忠  
清黃海道界也正北即平安遼東等處也西  
北即古禹貢青州兗州之境也正西即徐州  
揚州之域宋時交通高麗自明州浮海明州

即大江以南之地也西南即古閩地今之福  
建路也向西南稍南而西即暹羅占城滿刺  
加等國也正南即大小琉球國也正南而東  
即女人國也一歧島也正東即日本國也對  
馬州也今漂風五晝夜西向而來意謂幾至  
中國之地不幸又遭此西北風逆向東南若  
不至琉球國女人國則必流出天海之外上  
達雲漢無有涯涘云如之何汝等其記我言  
正舵而去權山等曰天若開霽測以日月星  
辰猶未知海上四面今則雲霧陰翳日復一

日晨昏晝夜俱不能記。只以風之變作臆記。四方耳。安知正方之可辨乎。聚首而哭。初九日。漂大洋中。是日片雲綴天。海色愈白。至是舟久為波濤所衝擊。梁頭風梢鼻隅三板皆動。撓欲拆。水又漏。嚙將有自破之漸。斤寶高面尚理等截纜索。纏舟頭尾。削木補之。遂相向泣。且言曰。若此修船。非不盡心。然飢渴將近旬矣。目無所見。手足痿痺。身不能保。力不能盡。故修之亦不能牢實。其將奈何。倏有海鷗羣飛而過。舟人望見喜曰。嘗聞水鳥晝遊海上。夜宿島渚。我曹漂過滄溟萬里外。幸得見此鳥。則洲渚必不遠也。臣曰。鷗非一種。或浮沉江湖之渚者有之。若海鷗則羣在漲海中。從潮飛翔。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今時則正月。鷗之羣飛正在大海之中之時。語未畢。又見有鷗鷺數隻飛去。臣亦稍疑鳥嶼之或近也。當午南望。雲氣作陣。依喜見山。採且有人煙之氣。意謂琉球國地界將往。泊以選。東風又作。舟復向西。至夜風勢愈緊。疾驅如飛。

初十日漂大洋中。是日雨。東風如昨。午後海  
色還青。先是發濟州時。舟人無智。載陸水于  
鼻。居舳以隨。自漂風後。相失莫值。所乘船中  
無一器甘水。未得漬炊。絕食絕飲。無可奈何。  
權松告子。臣曰。觀舟中人。或賣黃相清酒而  
來。恣食無餘。請括聚輸之上。藏儲以救渴可  
也。臣即令臣伊山搜盡舟中行裝。得黃相五  
十餘枚。酒二盆。謂孫孝子曰。同舟則胡越一  
心。况我等皆一國人情同骨肉。生則一時俱  
生。死則一時俱死。唯此相酒一滴千金。汝具

于

掌之。毋得濫費。以救舟人一刻之渴可也。孝  
子視人之唇焦口爛者。均分飲食之。止令沃  
舌。數日相酒俱盡。或細嚼乾米。掬其溲溺以  
飲。未幾溲尿又竭。曾膈乾燥。不出聲氣。幾至  
死域。至是因雨下。舟人或以手擎蓬榮。取其  
漚滴者。或以笠帽若鼎器貯其溲澆者。或屈  
席子奉其灑汛者。或建桅楫中。約紙繩承其  
淋瀝者。期得些少。勺以舌舐之。安義曰。濕  
兩以衣汁而取飲。所得誠多。但舟人之衣皆  
為鹹水所漬。雖濕雨而汁亦不能飲。若之何

恐溜

其臣即點出所藏衣數領令臣伊山承雨露  
洽取汁以貯幾至數瓶令金重用匙分飲之  
重執匙以舉舟人張口有如燕兒望哺然自  
是始能掉舌噓氣稍有向生之心  
十一日漂大洋中是日陰清晨至一島石壁  
嵯峨甚險巖海波震蕩激上磊砢幾一二丈  
舟隨波直入勢迫擊碎摧山大哭遂竭力運  
船孝子程保等亦親攬帆邊阿絢視風波或  
縱或引時則水從海入島風從島出海舟從  
風回旋得免於患夕至一大島又岩石削

緣

鳥疑當焉

立欲泊舟不得以福脫衣躍入水中拽舟游  
泳綠島岸以繫舟人喜倒闌下負溪流挾甘  
水而飲負汲欲做飯臣曰飢餓之極五臟塗  
附若驟得食飽則必死莫若先飲漿水繼之  
以粥適可而止可也舟人皆煎粥而啜鳥無  
避風處故夜又縱舟而去  
十二日遇賊于寧波府界是日乍陰乍雨海  
色還白晡至巨島連綿如屏望有中船二艘  
皆帶懸居舳直指臣船而來程保等羅跪臣  
前曰凡事有經有權請解喪服權着紗帽團



領以示官人之儀不然則彼必哄我為劫賊  
加以謬辱矣臣曰漂流海上天也屢經死地  
而復生天也到此島而遇此船亦天也天理  
本直安可違天以行詐乎俄頃二船漸近相  
值一船可十餘人皆穿黑襦袴芒鞋有以  
手帕裏頭者有着竹葉笠棕皮簑者喧虓叫  
噪渾是漢語臣度其乃是中國人令程保書  
紙以遺曰朝鮮國臣崔溥奉王命往海  
島葬父喪過海遇風漂到不知是何國邑地  
也其人復曰此乃大唐國浙江寧波府地方

又曰要到本國去須到大唐好程保以手指  
其口其人以陸水二桶米遺掉舟東去臣令  
舟人艚入一島以依又有一艘亦帶懸居舫  
有軍人可七八人其衣服語音亦與前所見  
同來逆臣船曰你是何國人臣又使程保答  
如前因問曰此何國地其人指其島曰此即  
大唐寧波府地下山也風水好二日可回去  
臣又復曰他國人遭風萬死之餘幸到大國  
之境喜得復生之地又問渠姓名謂誰其人  
答曰我是大唐林大你若大唐去帶你進去

你有寶貨可遺我。臣答曰：僕奉使，臣非商賈者，流且漂流，浮沉之後，安有寶貨乎？即減米，糴以餽之。其人受而復曰：此山繫船，不怕西北風，但南風不好，隨我繫船。引臣船指一泊舟，島曰：此可泊可泊。臣如其言，即往泊之。果無風，環島中可藏船處也。其西岸有二草屋，如鮑作千家者，其人等泊舟于屋下。臣之同舟人，久飢久渴，久勞久不寢寐之極，得食以食，得風定處以泊，困憊支羸，相與枕藉乎舟中。夜二更，所謂自稱林大者，率其黨二十餘

人或執鎗，或帶斫刀，而無弓箭，乘炸擁至。闌入。臣船賊魁書曰：我是觀音佛洞見你心，你有金銀，便覓看。臣答曰：金銀非本國所產，初無有賣。賊魁曰：你若官人，豈不賣來？我當看。初，臣及程保、李楨、金重、孝子等，以濟州海外地往來無期，具四節衣服數套而往。至是，賊魁即叫其黨窮搜。臣及陪吏等包中衣裝，舟人糧物，輸載其船。其所遺者，若衣之濃沽，鹹水者，及諸般書冊而已。賊中眇一目者，惡之尤甚。程保謂臣曰：賊之始至，示若從容，見

我勢弱，則成大賊。請一奮擊，以決死生。臣曰：我舟人皆以飢渴垂死，之後奪氣於賊，故賊乘勢肆暴。若與相搏，則我輩皆死於賊手。莫如盡付行李，以乞生活耳。賊魁又奪臣所賣印信馬牌，網之懷袖。程保尾其後，請還不得。臣曰：船中有物，可盡取去。印與馬牌，乃國之信，私無可用。可還我賊魁，以印牌還。纔出蓬窗，與其黨列立船舷，喧囂良久，旋入舟中。先脫程保衣袴，網而杖之。次以斫刀截臣衣紐，赤身剝脫，背手曲脚，以緋之以杖。臣左臂

七八下曰：你若愛生，使出金銀。臣大謫曰：身可高骨可碎，何所得金銀乎？賊不曉。臣言解，臣縛許以富意。臣即寫之。賊魁怒，瞋目張喙，指程保而叫。指臣而叫，即曳臣頭髮，還縛倒懸。荷斫刀，指臣頸前之刀，適誤下右肩隅。刀翻在上，賊又荷刀將斬。臣有一賊來把荷刀之臂，以沮之。賊黨齒聲大呼，莫知所謂。是時舟人惶懼失常，奔竄無地。唯金重臣伊山等攢手拜跪，冀活。臣命俄而賊魁蹂躪。臣身喝嚇舟人，引其黨而出，截去。臣船釘艙，諸綠投

諸海遂以其船導緯。臣船指放大洋，然後乘其船遁去。夜已闌矣。十三日復漂大洋中，是日陰西北風大起，久流入無涯之海。臣及舟人所藏襪衣俱失，於賊所穿之衣，久漬鹹水，天且恒陰，不得曝乾。凍死之期逼矣。舟載儲糧盡為賊奪，餓死之期逼矣。舟以斫艘為賊所投，假既為風所破，但隨風東西，隨潮出入，稍工無所施其力。沈沒之期亦逼矣。舟人皆撲噓莫能出聲，坐待死期。孝枝謂臣曰：我等之死，分內事也。只以

敬差官之死，為痛惜耳。臣曰：爾何以死地為分內乎？孝枝曰：我別邈在大海中，水路九百餘里，波濤視諸海尤為凶暴，貢船高船絡繹不絕，漂沒沈溺十居五六。別人不死於前，則必死於後，故境中男最少，閭閻之間，女多三倍於男。為父母者，生女則必曰：是善孝我者。生男則皆曰：此物非我兒，乃鯨鼉之食也。我等之死，如螭游出沒，雖在平日，亦豈以死於牆下為心哉？唯朝臣往來從容待風，舟楫儼牢，故死於風波者，前古所罕。適丁今敬差

官之身天不陰佑至於不測之地是以痛哭  
耳

十四日漂大洋中是日晴晡時漂至一島東  
西南三面一望無際唯可避北風處顧以無  
可為憂初發濟州時舟甚大無載物故翰若  
于石塊于舟中使不撓動至是尚理等以絞  
索纏其石四箇合為假碇以留泊焉安義興  
軍人等相與言使之聞之於臣曰此行所以  
至於漂死者我知之矣自古以來凡往濟州  
者皆祭於光州無等山祠及羅州錦城山祠

干

自濟州出陸者又皆祭於廣壤遮歸川外楚  
春等祠然後行故受神之祐利涉大海今此  
敬差官特大言非之來不祭無等錦城之祠  
去不祭廣壤諸祠慢神不敬神亦不恤使至  
此極尚誰咎哉軍人和之咸咎臣權松獨曰  
不然前此李旌義暹三日致齋精祀廣壤等  
神亦至漂流歲死復甦擢敬差官景祐俱不  
致祭尚且往來快順亡些子恙則過海便否  
在於待風之如何耳豈關於神之祭不祭哉  
臣亦誨之曰天地無私鬼神默運福善禍淫

唯其公耳。人有惡者，諂事以徼福，則其可福之乎？人有善者，不惑邪說，不為黷祭，則其可禍之乎？曾謂天地鬼神為諂事飲食而降禍福於人乎？萬、無此理也。况祭有常等，士庶人而祭山川，非禮也。非禮之祭，乃淫祀也。淫祀以獲福者，我未之見也。爾濱州人酷好鬼神，山澤川數俱設神祠，至如廣壤等堂，朝夕敬祀，靡所不至。其於涉海，宜無漂沈之患。然而今日某船漂，明日某船沈，漂沈之船前後相望。是果神有靈應歟？祭能受福歟？况今我

同舟人不祭者，唯我一人耳。爾軍人皆誠心有祭而來，神若有靈，豈以我一人不祭之故廢爾四十餘人有祭之誠也？我之漂船，專是行李顛倒，不善候風之所致，反以廢祭尤我不亦惑乎？安義等猶以臣言為迂闊，不以為是。十五日，漂大洋中，是日陰，海色赤而濁，東風復起，又順風，指舵于西。舟中人若迴萬山、李山等有疾病，不堪事，高保終梁遠海，高迴金朝迴任山海等自漂海，以至是日，卧不

起動。雖督之以取露等事。聽之貌。鄭實夫  
命同金得時。姜有宋真金粟。姜內吳山高內  
乙同等。十喚一應。或有不得已而從事者。肖  
斤寶金。恠山高福金。松金石貴。李孝台。金真  
山等。或晝勤夜息。或始勤終怠。許尚理。權山  
金高面金。仇叱迴。崔臣伊。山金都終高。以福  
文迴玄山。韓每山。權松莫金等。晝夜不怠。以  
運船為已任。程保金。重李楨。孫孝子。李孝枝。  
安義等。或親自服役。或揔督治船。以期完事。  
自遇賊復漂以後。人皆無意於生。漸不如前。

舟為暴濤所擊。為日已久。百孔千瘡。旋塞旋  
缺。罅漏有水。將不勝汲。臣曰。漏水若此。舟人  
之解體。又若此。我其妄自尊大。坐見溺死。胡  
可哉。遂與程保等六人。親自刮水。幾盡。尚理  
以下十餘人。亦稍有奮力而起者。夜無風。而  
雨至。一大島為汐勢所逆。欲依泊。不得。中流  
海上。

十六日到泊于牛頭外洋。是日陰。海色赤黑。  
中全濁。西望連峯疊嶂。撐天包海。意有人煙。  
駕東風而至。則見山上多有烽燧臺。列峙。喜

復到中國地界午後風浪尤緊雨下濛昧舟  
後風所驅瞥然間忽漂至兩島間傍岸而過  
則望見有中船六隻列泊程保等請於臣曰  
前至下山不示以官人之儀以招賊人幾不  
免死今宜從權具冠帶以示彼船臣曰爾何  
以害義之事導我欺保等曰當此之時與死  
為鄰何暇治禮義哉姑當行權便取生道然  
後以禮治喪不害於義臣拒之曰釋喪即吉  
非孝也以詐欺人非信也寧至於死不忍處  
非孝非信之地吾當順受以正安義來請曰

我姑看此冠帶示若官人然臣曰非也彼船  
若或如前所遇賊猶之可也若是好船必驅  
我曹詐官府取供辭汝將何辭以對少或不  
直彼必生疑莫如守正之為愈也俄而所謂  
六船棹圍臣船一船有人可八九其衣服語  
音亦與下山所遇海賊一般寫示臣等曰看  
你異類來從那裏臣令程保亦寫以若曰我  
是朝鮮國朝臣奉王車巡海島奔喪過海  
被風而來不識此海何國地界其人若曰此  
海乃牛頭外洋今隸大唐國台州府臨海縣



界也程保以手指其口其人以水桶來遺又指此有山曰此山有泉你可取汲做飯以吃你有胡椒可送我二三兩臣答曰本國不產胡椒初不賣來其人等遂棹船稍却圍包臣船列立下石臣船亦依岸而泊令安義臣俾山尚理等下舟登山通望人煙則果是連陸處○臣於此行所歷滄波雖各一海水性水色隨處有異濟州之海色深青性暴急雖少風濤上駕濤激復澹潤無甚於此至黑山島之西猶然行過四晝夜海色白越二晝夜愈

音疑多音

白又一晝夜還音又二晝夜還白又三晝夜赤而濁又一晝夜赤黑濁臣之行舟視風從却東西南北萍漂無定其間所見海色大緊如此自白而還青風力雖勁濤不甚高至還白以後始有島岩島皆若壁研礮礮石上戴土有雜卉香草蔚蔚長青水性悠弱若不遇大風則罕見驚波駛浪之患臣於遇賊復漂之海亦如濟州之海之險則豈能復見得鳥渚乎○大抵每歲正月正當隆寒之極颶風怒號巨濤震激乘船者所忌至二

月漸得風和濟州俗猶號為燃燈節禁不渡海且江南潮人亦不於正月浮海三四月梅雨既過飒然清風海舶初回謂之舶趕風臣之漂海適當風波險惡之時海天霾曠日復尤甚檣帆維楫或折或失飢渴困苦動經旬日一日之間溺斃之機非一二度矣然幸僅保性命得泊海岸者非特漬雨取汁以沃焦腸舟實牢緻僕駛能壓風濤之故也

十七日捨舟登陸是日雨遲明所謂六船擁來詔臣等曰看你也是好人隨我可行你有

奇物送些與我臣答曰漂流已久所賣之物盡撒海中若指我生路所乘船楫皆恁的所

有因問人居遠近其一又曰此地也近官府弥要去不妨一人曰過前一里便有人家一人曰此處人家便遠不可止此臣又問官路

遠近其一人曰台州府距此一百八十里一人曰一百五十里一人曰二百四十里其語端彼此有違不可信也其人等相率鬧擾爭入臣船目所寓雖些小物無不攘攬謂臣等曰不同我去我當作怒安義請舍船乘其人

船隨其所去。李楨欲整殺一人以却之。臣曰：爾等之計皆非也。觀彼人其言不實，劫奪又甚，情偽淺深未可知也。彼若昔者不山海賊之類，則從安義之計而後歸，則彼必掉至絕島，沈殺我等，以滅其跡。被若或漁船若防禦之船，則從李楨之計而擊殺，則彼必掩其所為，反以我為異國人，乘劫殺人云。爾則大國之邊境騷然，誣我為賊，詔身不通，難以辨明。必皆為邊將所戮，爾等之計皆自取死途也。莫若權辭以觀其勢。臣謂其人曰：我浮海曰

雨

多飢渴困憊之極，危命僅一線耳。請做飯療飢，然後同行。其人等復曰：你少留緩行，即掉舟少却可二三里許，復環船而泊。以兩故皆入船倉中，無觀望者。臣謂同舟人曰：看彼人言語動止也，甚荒唐。看此山已連陸路，必通人居，不於此時善處，則我等之命懸其掌握，終必為海曲之鬼。遂率陪吏等先下船，諸軍人接踵而下，冒雨穿林，逃遁。匿過二嶺，嶺皆枕海，有石如甬道，行六七里，得一里社。臣謂陪吏軍人等曰：同此生死之苦，無異骨

肉之親自此相保則可以全身而還汝等若  
遇患難則同救之得一飯則分吃之有疾病  
則相扶持之無一人亡失可也皆曰唯命又  
曰我國本禮義之國雖漂奔窘遽之間亦當  
示以威儀使此地人知我國禮節如是凡所  
到處陪吏等拜跪於我軍人等拜跪於陪吏  
無有過差且或於里前或於城中有羣聚來  
觀者必作揖禮無敢肆突皆曰唯命至其里  
則里中人老少男女爭恠臣等觀者如牆臣  
與從者趨而揖皆合袖鞠躬以答之臣即告

緣

以來自朝鮮之故有二人其容貌諒非庸人  
謂臣等曰你是朝鮮國人緣何入我國界你  
若是越人若是進貢之人若是被風無定之  
人逐一寫來迤送還國臣曰我本朝鮮國臣  
乘王命往海島奔父喪過海遭風見漂得  
到海岸舍舟緣陸望尋人煙而來乞諸大人  
聞于官府以活垂死之命即以所贖印信冠  
帶文書示之其二人覽畢指臣前鎮撫陪吏  
等以次羅跪未端軍人等亦以次俯伏謂臣  
曰聞貴國禮義邦久矣果協所聞即呼家僮

將來漿茶酒以饋徧及軍人任其所飲指里  
前佛堂曰你可住此堂安歇臣至佛堂解濕  
衣以爪未幾其二人又做飯來饋果皆志厚  
人也而亡其職姓名俄而其二人來言你可  
起身送你好處臣問曰好處幾里其二人謊  
辭曰還有二里曰其地名何曰西里堂也曰  
雨甚路溼時又向晚奈何曰去處不遠不須  
憂矣臣從其言率從者登途而行則里中人  
或帶杖劍或擊鐃鼓前途有聞鐃鼓之聲者  
羣聚如雲叫號墮突夾左右權前後而驅次

次遍送前里如是後里又如是行過五十餘  
里夜已央矣

守疑當年

十八日遇千戶許清於路上是日大雨守乎  
臣等因為里人所驅路經一高阜松竹成叢  
遇有自稱隱儒姓王名乙源者憐臣冒夜衝  
雨艱楚被驅止里人少住問臣所從來臣亦  
告以漂風之故乙源惻然即呼酒勸臣曰  
我朝鮮人守親喪不飲酒食肉茹葷及目昔  
之味以終三年蒙饋酒感恩則已深矣然我  
今當喪敢辭已源遂饋臣以茶饋從者以酒

因問曰：你國亦有佛否？答曰：我國不崇佛法，專尚儒術。家、皆以孝悌忠信為業。乙原握臣手，眷顧相別。具里人驅臣等至一大嶺，臣足如繭，不能前進。里人擁挽臣臂，前引後推而過。又逾至二十餘里，具里中有大橋。里人皆揮稜杖，亂擊臣等。驍劫奪大，甚。吳山者，負臣馬鞍，有一人毆擊攘去。臣等被杖前驅，顛仆。天泣過二嶺，見逾他里，向曙。問其有大橋之里，則人曰：仙岩里也。自登陸以來，道傍觀者皆揮臂指頭，作斬頭之狀，以示臣等。莫

知其意，行至蒲峯里，雨少止。有官人率軍吏而來，問臣曰：你是何國人？怎麼到此？臣曰：我乃朝鮮國人，再登文科，為國王近臣奉國事，巡海島，奔喪出陸，遭風漂到于此。飢渴萬死之餘，僅續殘命，復為里人所驅，辛苦萬端之極。得遇官人於此，是我得生之時也。其官人即先饋臣以粥，隨以飯具。又令臣從者做飯以吃。臣問官人姓名職事，有王适者曰：此乃海門衛千戶詩清也。守塘頭寨，聞倭犯界，專為捕獲而來。汝其慎之。臣因卧路周四肢

姑疑姓

塘或作唐

莫攀許清謂臣曰我大唐法度嚴切你別處人不可久在此亂為攬擾良民令軍吏等疾驅臣等行五里許有官廨乃唐頭寨也過一長堤可十餘里雨復大作臣跛行蹒跚全未動脚中途僵仆曰我之筋力竭矣將及於死早知若此莫如死於海上之為便程保以下亦對臣痛哭被軍吏是督莫能少留李楨孝枝尚理玄山等身實者相逾負臣以行過二嶺幾至三十餘里有人居甚繁盛前有佛宇以天將暮雨不止故許清欲留臣等于佛宇以

字

經夜其里人皆以謂不可許清謂臣曰此方人皆疑你為劫賊故不許留你雖艱步不可不行令軍吏驅臣等過一大嶺夜二更至一川邊李楨等亦方盡身且不保不克負臣後者等亦皆疲羸不能行許清親執臣手以起臣之兩足極寒不運一步高以福大怒指臣曰此漢此漢無乃病狂欺汝若艱苦宜委四肢莫之能起可也臣辱其言自以謂我寧至死宜死於此地復卧不起從者率皆顛卧狼藉許清令軍吏或督或毆而不得驅馬良久

兩

力

又有一官人領兵擁炬而至甲冑鎗劍彭排  
之盛噴吶嘯囉喇叭鉦鼓銃燭之聲奪然重  
匝拔劍使鎗以試擊刺之狀臣等驚駭耳目  
喪魂褫魄固知所為官人與許清整軍威驅  
臣等可三四里有大屋舍繚以城郭如關防  
然問之則乃於瀆場見桃知所或云批驗所  
也城中又有安性寺止臣等于寺許留宿焉  
臣問其官人為誰則有僧云此乃桃渚所千  
戶也聞倭人犯境領器械以備于此因許千  
戶之報率兵往驅你輩以來然未知你心真

詐明日到桃渚所將訊汝

十九日到桃渚所是日大雨兩千戶並馬驅  
臣等冒雨以行臣令程保告許清曰我等漂  
海浮沈飢渴臨死復甦僅保餘喘得到貴境  
得遇官人得飽昨朝之飯以為得再生之地  
乃於霖霖之雨瀟瀟之途顛坑仆谷撥石衝  
泥體凍脚微心焦力盡昨夕不得食今早又  
不得食又驅出冒大雨而行我具殆將半塗  
而斃矣許清復曰昨因你走不到官同自取  
飢今若便到則官自供給速去速去臣運步



詐當許

不得付路隈四體委地不收孝子程保金重  
莫金萬山臣伊山等環坐痛哭適有牽牛而  
過者程保告諸子戶曰請解衣買此牛以騎  
我負詐清曰我亦豈不憐你輩受此苦乎緣  
拘國法未得護汝身李楨孝枝尚理等又相  
代負臣過一嶺可二十餘里至一城乃海門  
衛之桃渚所行將近城七八里間軍卒帶甲  
東戟銃燭彭排夾道填街至具城則城有重  
門、有鐵局城上列建警戍之樓城中市店  
聯絡人物繁富引臣等至一公館許留焉臣

杏疑當店

服當服金  
當全

寫疑當竊

之形容稿枯冠服金泥觀者絕倒有姓名王  
碧者寫謂臣曰昨日已報上司倭船十四隻  
犯邊劫人你果是倭乎臣曰我非倭乃朝鮮  
國文士也又有姓名盧夫容者自稱措丈謂  
臣曰車同軌書同文獨你語言不同中國何  
也臣答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足下恠  
聽我言我亦恠聽足下之言習俗然也然同  
得天所賦之性則我之性亦堯舜孔顏之性  
豈強於語言之有異哉其人撫掌曰你奔喪  
可行宋文公家禮乎臣答曰我國人守喪皆

于

篤

不

音當盲

一遵家禮我當從之但為凡所逆迨今不得  
 哭子柩前所以痛哭其人又問曰你作詩否  
 臣答曰詩詞乃輕薄子嘲弄風月之資非學  
 道為實君子所為也我以格致誠正為學不  
 用意學夫詩詞也若或有人先倡不得不和  
 耳又有一人寫臣掌上曰看你也不是互人  
 只以言語不同實同音啞誠可憐也我告你  
 一言你其記之吾自處慎勿輕與人言自古  
 倭賊屢劫我邊境故國家設備倭都指揮備  
 倭把總官以備之若獲倭則皆先斬後聞

二寒字疑  
當寒

圖  
千疑當十下

同  
新疑當斬

今你初繫舟處轄獅子寨之地守寨官誣汝  
 為倭欲獻馘圖功故先報云倭船千四隻犯  
 邊劫人將領兵往捕汝新汝之時你輩先自  
 捨舟投入人多之里故不得逞其謀矣明日  
 把總官來訊你輩你其詳辨之以有違誤事  
 在不測云臣問其姓名則曰我呀以言之  
 者愛汝也危之也掉頭而去臣聞其言毛髮  
 豎立即詔程保等保等曰路人指我等為斬  
 伐之狀者皆惑此謀故耳日夕于戶等官負  
 七八人置一大卓環立卓邊引程保於前問

張疑當詐  
忍服

曰你一起一十四隻船實否保對曰否但一隻而已揮程保以出又引臣問曰你衆所駕原船幾隻臣曰只一隻耳問曰我邊上瞭見倭船一十四隻同泊昨處海洋我因守寨官之報已報于上司大人你船中三隻置之何地臣曰我之到海岸時有貴地人等乘船六隻同泊一海若要究六船人則我之船數可知矣問曰你以倭人登劫此處何也臣曰我乃朝鮮人也與倭語音有異衣冠殊制以此可辨問曰倭之神於為盜者或有變張似若

登疑當證

朝鮮人者安知你非其倭乎臣曰觀我行止舉動登我印牌冠帶文書則可辨情偽于戶等即令拿印信等物來以質之因問曰你無乃以倭劫朝鮮人得此物乎臣曰若少有疑我之心姑令送我北京與朝鮮通事負一話情實立見問曰你姓何名誰何州縣人何職官因何事幹到我邊境開寫情狀毋敢謊虛我具申報上司臣曰姓崔名縛住朝鮮國

縛當溥

全羅道羅州城中再登文科筮仕朝著者有年去丁未秋九月奉國王命往濟州等處

鳥當島  
海島今閏正月初三日。失父喪。顛倒還家。遭  
瓜漂海。得到于此。曰。你父名何。職何。死在何  
地。臣曰。父名澤格。進士。誠以養親。不仕。闕孝  
服。僅四載。又死于羅州。供畢後。館臣子別館。  
以供。臣及從者。曰。我國人。為公。為私。往來濟  
州。或遭瓜。無去處者。不可枚悉。終能生還者。  
十百僅一二。是豈盡沈於海波乎。其漂入鳥  
夷。若暹羅。占城之國者。無復望還。雖或漂至  
中國之界。亦為邊人所誤。誣以倭賊。折馘受  
賞。則誰能辨其情乎。如臣等者。若不先自下

陸。若無印牌之信。豈復免於禍哉。我國家若  
依中朝制。凡百官。給彌牌。錫牌。篆書職姓名。  
以旌異之。奉使臣。無大小。給節鉞。以尊。王  
命。抑又沿海住人。雖以私商過海者。皆給彌  
牌。書某國某州縣某姓名。某年甲。以別  
之。又置通事一員於濟州。凡奉使。臣及三  
邑守令。往還常川。帶行。以圖後慮。然後庶可  
免於患。

二十日在桃渚所。是日乍陰乍晴。臣問桃渚  
所千戶姓名。則乃陳華也。華與一官人來看

臣指臣笠曰此何帽子臣曰此喪笠也國俗皆廬墓三年不幸如我漂流或不得已有遠行者則不敢仰見天日以堅泣血之心所以有此深笠也及至飯時許清引臣同桌座有一人以筋畫桌上曰你吃猪肉否臣曰我國人守喪三年不食魚肉醢葷其人以別器盛素饌以饋臣許清又見臣之衣服沾濕未乾謂臣曰今日有陽可脫衣以晒之臣若曰我衣皆濕脫此則無可穿者不能晒也許清引臣坐諸面陽之地以令晒乾有一官人來問

曰你國王稱皇帝否臣答曰天無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誠事天而已又問曰你國官人果皆犀帶乎曰一二品着金三四品着銀五六品以下皆着烏角而無犀帶又問曰你國有金銀否曰金銀非本國所產曰然則何以有金銀帶曰皆來貿上國所以貴也臣問其官人為何人其人即出公文以示則乃把總官先差此官人給牌星馳前去桃渚所護住臣等按臨重解毋得違悞者姓名即薛旻也又有一人來曰我寧

波府定海衛人。因此處都司公差到此。臣即  
問曰。寧波府有下山否。曰有之。臣因言前日  
到泊下山。逢海賊復漂之故。其人曰。我當持  
此文字。告知府往問之。臣問其姓名。則王海  
也。又有外人羣聚而至。爭持紙筆以問。不可  
勝對。有官人密書以示。曰。此處人輕薄。休與  
閑講。

二十一日在桃渚所。是日晴。外人麇至觀。臣  
王海指壁上。一真像曰。你知此畫乎。否。曰不  
曉得。海曰。此乃唐朝進士鍾馗也。臣曰。鍾馗  
平生不得進士。何以謂之進士。海等喧噪大  
笑。又有白髮老翁來。臣問曰。天台鴈蕩等山  
距此地幾里。翁答曰。天台山在天台縣北。距  
此二日程。天台山之南。一日程有鴈蕩山。臣  
又問此城主山何。曰。石柱山也。引臣出門。指  
點石柱山。則果石壁作山。當山頂有大石。如  
柱形。臣曰。自此距北京幾里。翁曰。五千八百  
有餘里。問距楊子大江幾里。翁曰。在北二千  
有餘里。臣又舉李暹所泊揚州府。以問曰。距  
此幾里。翁曰。在楊子江之北。你去過江。則便

是揚州之境也。又問距南京幾里。翁曰：在西  
北二手餘里。然皆臆料耳。未敢的知云。有  
大官人前呵後擁。軍儀整肅而至。坐于皇華  
館。問之。則乃把總松門等處備倭指揮劉澤  
也。指臣等來前曰：以汝類私越邊境。本當處  
以軍法。恐其中情有可矜。姑未盡。我有無侵  
犯上國情狀。從實供寫施行。供曰：姓崔名  
溥。居朝鮮國全羅道羅列城中。再登文科。為  
國王近臣。去丁未九月十七日奉王命為  
濟州等處敬差官。濟州在南海中。距羅州水

拾疑考

路千餘里。同年十一月十二日渡海。推刷人  
下車未竣。今戊申正月三十日聞父喪。聞正  
且初三日。不候風便。顛倒過海。為風所逆。驚  
濤掀浪。載沈載傾。飢食渴水。十生九死。以今  
月十二日到泊。名不知海鳥。有漁船來問曰：  
你是何國人。答以朝鮮國人。漂流之故。因問  
此何國地面。其人答曰：此大唐國寧波府下  
山云。其夜有賊船二十餘人來。以斫刀恐  
嚇。欲斬攘奪衣糧。行裝等物。遂截去。艚釘而  
去。復漂流大洋。十七日又到泊地。名不知海

全古今

鳥島

其疑當懼

綠當緣

岸又有漁船六隻，列立恐其如前所遇海賊之類。捨舟綠陸，過二嶺六七里，許有人居相次，遍送夜至仙岩里，具里人爭以隅杖亂擊，劫奪遍至一處，遇有官人，驅至于此城。又問曰：你登第何年，歷仕幾官，所帶人住何州縣，地行李有何器械，原有船幾隻。臣曰：我於成化丁酉格進士試第三人，壬寅中文科乙科，第第一人為校書館著作，為博士，為軍資監主簿，為成均館典籍，為司憲府監察，為弘文館副修撰，為修撰，丙午中文科重試乙科第一。

興疑當典

人為弘文館副校理，為龍驤衛司果，為副司直所帶人陪吏四人，光州牧吏程保化，順縣吏金重，羅州牧吏孫孝子，濟州牧吏李孝枝，伴率一人李楨，京都人鎮撫一人安義，濟州人驛吏一人崔巨伊，山羅州青巖驛人奴子莫金等二人，濟州官奴權松等四人，好送軍金粟等九人，船格軍許尚理等二十人，皆濟州人，所乘船一只，大隻檣帆桅楫遭風而失，舫艖遇賊而失，所賚之物印信一顆，馬牌一隻，紗帽角帶，所治文書重試榜錄書冊，弓一。



張刀一把及各人所穿衣裳外無他器械把  
總官即點印信等物又問曰汝國地方遠近  
幾何府州幾何兵糧約有幾何本地所產何  
物為貴所讀詩書尊崇何典衣冠禮樂從何  
代之制一一寫述以憑查考臣曰本國地方  
則無慮數千餘里有八道所屬州府郡縣總  
三百有餘所產則人材五穀馬牛雞犬所讀  
而尊崇者四書五經衣冠禮樂則一遵華制  
兵糧則我以儒臣未曾經諳未詳其數又問  
曰汝國與日本琉球高麗相通乎臣曰日本  
琉球俱在東南大海中相距隔遠夫相通信  
高麗華為今我朝鮮又問曰汝國亦朝貢我  
朝廷否臣曰我國每歲如聖節正朔貢獻金  
謹又問曰汝國用何法度別有年號乎臣曰  
年號法度一遵大明把總官問畢因曰汝邦  
屢歲朝貢義有君臣之好既無侵迷之情當  
遇以禮各宜安心勿生他慮博送赴京遺還  
本土急促行裝不許稽緩即饋以茶果臣即  
做謝詩以拜把總官曰不要拜臣不知所言  
敢拜之把總官亦起相對答禮

博疑當傳  
遺當遣

招疑當供

二十二日在桃渚所是日陰把總官又引臣  
於前將昨日招薛刑削下山遇賊仙岩毆擊  
等事反文繁處令臣更寫一幅薛是立卓邊  
謂臣曰此文字報上司以達于皇帝文宜  
簡略故我老爹刑繁就簡今你改寫你勿疑  
也臣不肯寫曰供薛當以直文雖繁何害也  
且所刑者乃遇賊之事却添一言曰軍人衣  
服俱有云沒我遇賊情實抑何意欺薛是  
密寫示曰今皇帝新即位法令嚴肅若見  
你前所供薛帝意必謂盜賊盛行歸罪邊

簡

計疑當計

將非細事也為你計當以生返本國為心不  
宜好為生事也臣聞其可以為然即舉筆隨  
所刑寫之薛是又招臣曰你既為軍資監主  
簿何以曰不知兵糧之數臣曰我為軍資監  
未滿月見遍故未詳其數又問曰你浮海上  
不食幾日臣曰自初三日至十一日曰然則  
何不至於餓死臣曰間或嚼乾米飲尿溲尿  
又盡待天雨漬衣汁飲以續一髮之命不死  
幸耳又問曰你年齒幾何臣曰三十有五歲  
又問你薛家幾日臣曰月已六度圓矣曰你

未

思家山否。臣曰：父已云亡，慈母在堂，哭之已  
寔，國俗又以為溺死盡篤傷慟之心，我今  
生到異邦，念及至此，無日不痛哭。曰：為大臣  
者，國耳忘家，你因王事漂到于此，當移孝為  
忠，何憶家為。臣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有  
不盡孝於親而忠於君者。况瓜樹不止，由迫  
兩山，安得而不思吾亡父，與慈母乎。又問曰：  
你國王姓諱何。臣曰：孝子不忍攀父母之名，  
故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况為臣子，其可  
以非國君之諱，輕與人說乎。曰：越界無妨。臣

曰：我不是朝鮮之臣乎，為人臣者，其可以越  
界而負其國，異其行，變其言乎。我則不如是  
也。薛是即將興。臣問者之辭，呈于把總官，把  
總官或讀或點頭，顧謂臣曰：明日差官送你  
起程，凡有隨身行李，依件寫來，免致前路失  
所。臣退舍館，有王廷者，許清之鷹犬也，或嚇  
或誘，殊求無厭。臣之行李無物，無以應之。至  
是，天來言曰：我每大人之恩，不可不報。臣解  
所着襴帖裏，以此許清之子隆。○台州古東  
甌國之地，在閩之東，越之南，而牛頭外洋等

巨疑當且  
以恒字

處轄臨海縣地又在台州東南絕徼凡氣溫  
暖且雨少日實冬荒瘡癘之方臣當正月而  
到氣候與三四月同年麥欲穗笋芽方盛桃  
杏滿開又山川高大林數屏翳人物繁夥身  
宅壯麗別是一區天地也臣等于總兵官  
二十三日自桃渚所登程是日陰把總官又  
引臣及從者於前令臣叫姓名點數差千戶  
翟勇及軍吏二十餘人護送臣等于總兵官  
及陪吏等俱乘轎以行梁達海奸狡者托  
病扶杖似不能步把總官亦許轎乘轎者凡

八人翟勇許清王廷等與臣等過山場烏頭  
二嶺間有三大川烏頭嶺下又有銜溪許清  
邀臣等于溪邊人家做飯以饋又行過塘頭  
蒲峯等地犯夜至一道傍佛宇而宿其前里  
間即仙岩里自桃渚所至此乃臣前此被驅  
所經之路也夜許清翟勇鞠其里長捕其奪  
馬鞍者報于官還馬鞍于臣軍人所見奪笠  
子綑中等物俱不得○凡為劫盜者殺越人  
于貨肆暴無忌今江南人雖或彼利心所使  
為盜為劫者有之然下山之盜不殺臣等且

有遺物仙岩之人不隱所劫竟還奪鞍可以  
觀風氣柔弱人心不甚暴惡之驗也

二十四日至健跳所是日晴曉過穿岩里里  
西有山戴石壁屹立穹窿有大竇洞望如虹  
門里之得名以此又過田嶺上有僧作佛  
字橫道路行人從寺中以過臣等平地雖或  
乘輜嶺峻路險下輜步行為多至此寺百枝  
跛行寺僧憐之煎茶以供少留行至海浦有  
兵船具戎器循浦上下示以水戰之狀臣從  
鼻居舫以渡則乃是健跳所也城臨海岸所

字

吳疑當具

手

千戶李昂軀幹壯大容儀平美具甲冑兵戎  
導臣等入城門皆重城鼓角銃燔聲震海  
岳其噴呐等大小角末端皆上曲鉤向吹者  
眉目間城中人物茅宅視桃渚所尤豐盛李  
昂引臣至一客館與翟勇許清五廷王海等  
及所之有姓莊也尹也亡其名俱是厚重光  
官人皆環立卓之左右問臣以漂流之故臣  
略陳首末云李昂請升堂行賓主之禮昂  
由西階臣由東階而上相對再拜後昂饋臣  
茶果又饋臣之後者以酒肉顯示忠款之意

屢疑當展

姓尹老官人引程保等詣私第飲食之因見其妻妾子女以屢禮其人心淳庵如此有一人以丙午年登科小錄來示臣曰此吾的登科第榜錄也又指點錄中張輔二字曰此吾的姓名也因問曰你國亦貴其登科者乎曰然曰我國制草茅士登第者皆官給俸綠旌表門閭刺街亦書賜進士及第某科某等人云、引臣至其家則其家前街果以雕龍石柱作三層三間之門金碧眩耀其上大書丙午科張輔之家之標輔蓋以已之登第誇示

綠當祿

午

臣亦以浮誕之言誇之曰我再中科第歲受采二百石旌門三層足下其不及於我矣輔曰何以知之臣曰我之旌門遠莫致之我有文科重試小錄在此即撥示之輔於錄中見臣職姓名下跪曰我殆不及矣二十五日到越溪巡檢司是日陰霾李昂許清王佳及莊也尹也俱送臣于海上昂握手曰我與足下千載一時萬里一見一別兩地無復再見臣於船上叙別曰僕之來也將軍以百千兵甲環城擁闐旌旗凌亂錙鼓裏

馳則將軍之示遠人嚴矣。僕之寓館也。升堂  
禮莫愆。饋食意益彌闢。心見誠一見如舊。則  
將軍之待遠人寬矣。及僕之去也。步出城西  
遠送海曲。扶僕登船。叙辭以別。則將軍之送  
遠人厚矣。僕一遠人也。相逢未一日也。而嚴  
以示之。寬以待之。厚以別之。其意固有在也。  
蓋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  
不可以外國視也。况今大明一統。胡越為家。  
則一天之下。皆吾兄弟。豈以地之遠近分內  
外哉。况又我國恪奉天朝。貢獻不怠。故天子

亦禮以待之。仁以撫之。懷緩之化至矣。盡矣。  
而僕朝鮮之臣也。將軍亦天子分間之臣也。  
則其體天子字小之心。而待遠人。至於此極。  
斯不亦忠矣乎哉。其間情意之篤。則僕既感  
之深矣。然不得一日之暇。與將軍及莊尹兩  
官人從谷。發給展布。所懷百歲之間。萬里之  
外。雲樹之望。曷維其已。又別好清日。將軍與  
王足下。途遇我於蒲峯之里。飽我於飢渴之  
極。生我於萬死之餘。以至杜瀆場。以至桃者  
所。以至於此城。崎嶇數百里之地。扶護七八日。

之間其恩情之篤不勝枚悉一別之後會面  
難期祇增黯黯遂告別興翟勇同舟過大海  
勇謂臣曰浮此海面去西可望天台山今適  
雲霧四塞不得觀望云夕至寧海縣之越  
溪巡檢司城在山巔軍卒皆帶甲列立海傍  
勇與其徒下舟入城臣等于海岸莫知所  
為

二十六日過寧海縣是日雨巡檢司對岸有  
越溪鋪自鋪前舍舟乘陸從溪岸而步溪之  
通海口甚廣闊不知其源之所從來行過西

洋嶺許家山至市輿鋪中人饋茶數椀又  
行至白嶠嶺有軍卒二十餘人擔輜來迎臣  
等臣等八人又乘過進士坊至寧海縣之白  
嶠驛驛在縣治之中有知縣姓唐者供饋臣  
等期至於飽因乘輜冒雨而行過桐山鋪梅  
林鋪仁途嶺缸空鋪海口鋪其間有三大川  
二大橋亡其名夜二更至西店驛以宿驛有  
甲兵警戒如防禦所

二十七日在西店驛是日大瓜大雨溪澗水  
漲不得已留于西店驛



整疑吉整

二十八日到連山驛是日大雨翟勇謂臣曰  
我大唐法令嚴整少有遲緩必致罪責今雖  
大雨不可復留勇之軍吏及臣之從者俱不  
欲曰今日雨大至水溢洞壑不可行勇曰洞  
壑潦水滿而復除且此驛文給亦有限量昨  
日之苗已為不可遂與臣等冒雨過柵墟鋪  
拆開嵐山隍鋪又過大嵐方門鋪至雙溪鋪  
鋪北有雙溪、水漲溢人皆以衣而涉徑尚  
田鋪止宿奉化縣之連山驛縣距驛東二里  
知縣姓名杜安也驛丞是臣等雨透沾衣肌

比疑吉北

寒帶粟遂煨楮於堂前臣及從者環坐親  
灸使自溫有一人自外至橫怒肆毒踉蹌楮  
楮之火臣等惴懼奔匿勇及驛丞俱被辱焉  
勇謂臣曰外有一人說你是劫賊之人阻當  
驛官不要供給我與他說汝是讀書君子他  
復肆暴你可寫狀告他搶去衣包云、呈于  
知縣臣曰彼人之惡誠欲可懲但以不見奪  
之物証為強奪伏人非罪甚悖於理今足下  
護我等而來治他以喝衆侵暴之罪亦不為  
無辭勇即寫狀送于縣官

二十九日過寧波府。是日雨。翟勇與臣等乘  
輜過大川。川畔有佛宇極華麗。前有五浮圖。  
雙大塔。又過虛白觀。金鍾鋪。南渡鋪。至廣濟  
橋。跨大川。橋上架屋。橋長可二十餘步。橋  
所在之地。即寧波府界。舊為明州時所達也。  
又行至三里有大橋。之北有進士里。又行  
至十餘里。又有大橋。上亦架屋。與廣濟橋  
同向。差小。忘其名。橋之南有文秀鄉。又過常  
浦橋。至北渡江。乘小舸而渡。自牛頭外洋。西  
北至連山驛。羣峯列岫。紛繚繞溪澗。巖壁

遠

黨行錯亂。至此江則乎郊廣野。一望豁如。但  
見遠山如眉耳。江之北岸築一壩。即挽舟  
上過之處。壩之北築堤。鑿江有鼻居。舸繞岸  
列泊。勇引臣等乘其舸。過石橋十三行。二十  
餘里。江之東堤閘。閘撐地。其西南望有四明  
山。西南連天台山。東北連會稽秦望等山。  
即賀知章少時所居也。棹至寧波府城。截流  
築城。城皆重門。皆重層門。外重城。水溝亦  
重城。皆設虹門。有鐵脊。可容一船。棹八城  
中。至尚書橋。內江廣可一百餘步。又過惠

改橋社稷壇凡城中所過大橋亦不止千餘  
處高官巨室夾岸聯絡紫石為柱者殆居其  
半奇觀勝景不可殫錄棹出北門亦與南  
門同城周廣狹不可知府治及寧波衛鄞縣  
治及四明驛俱在城中至過大得橋有三  
虹門兩甚苗泊江中

二月初一日過慈溪縣是日雨徑新清橋進  
士鄉至宋石將軍廟大如官府立旌表之  
門自府城至此十餘里間江之兩岸市肆舸  
艦坐集如雲過此後松篁檉橘夾岸成林又

迤茶亭景安鋪繼錦鄉俞氏貞節門至西鎮  
橋、高火所過又有二大橋至西壩廳壩之  
兩岸築堤以石斷流為堰使與外江不得相  
通兩傍設機械以竹紉為纜輓舟而過至西  
璘鄉之新堰、舊為利子港顏公堰後塞港  
廢堰為田導水東匯至于廣利橋之南置此  
壩外桿江湖輓濟官船謂之新堰際與西壩  
同至此又輓舟而過、新橋、開禧橋、姚平處  
士之墓至慈溪縣棹入其中有經元門、鍾英  
門、都堂里門、都憲橋、進士門、德星橋、寶峯門

至臨清亭前少停舟夜又泝江而北至雞報  
泊于岸待曙而問其江則乃姚江也江邊有  
驛乃車廐驛也驛丞乃秦高也  
初二日過餘姚縣是日陰早發船溯西北而  
上江山高大郊野平鋪入煙稠密景物萬千  
日夕過五靈廟驛前鋪姚江驛江橋至餘姚  
縣江抱城而西有聯錦鄉曹墅橋三虹門  
又過登科門張氏光明堂夜三更到下新壩  
壩又與前所見新堰同又輓舟過壩經一大  
橋有大樹數十株列立江中將曙到中壩

又與下新壩同又輓舟送上江即上虞江也  
初三日過上虞縣是日晴過二大橋而上江  
之南有官人乘輜而來乃上虞知縣自縣來  
也縣距江岸二三里許又過黃浦橋華渡鋪  
蔡墓鋪大板橋步青雲門新橋鋪至曹娥驛  
驛丞徐深也驛北有壩舍舟過壩步至曹娥  
江亂流而渡越岸又有壩與梁湖巡檢司  
南北相對又舍舟過壩而步西二里至東關  
驛復乘船過文昌橋東關鋪景靈橋黃家堰  
鋪瓜山鋪陶家堰鋪茅洋鋪夜四更至一名

不知江岸留泊  
初四日到紹興府是日晴撐鑑水而上水自  
鏡湖一派來繞城中日出時到紹興府自城  
南沂鑑水而東而北過昌安鋪棹入城城有  
虹門當水口凡四重皆設鐵扃過有光相橋  
等五大橋及徑魁門聯桂門祐聖觀會水則  
碑可十餘里許有官府翟勇引臣等下岸具  
闔圍之繁人物之盛三倍於寧波府矣總督  
備倭署都指揮僉事黃宗巡視海道副使吳  
文元布政司分守右叅議陳潭連坐于徵清

崇北壁兵甲笞杖森列於前置一桌列臣至  
卓邊西向而立問以臣之姓名所住之鄉所  
筮仕之官所漂風之故所無登劫之情狀所  
賫器械之有無臣答以若把總官之辭却添  
載下山逢賊仙巖遇杖之事所賫行李又添  
馬鞍一部三使相即下把總官所報狀以示  
臣曰是何供辭前後詳略不同乎臣曰把總  
官初問只答以漂流到泊之情今日布政三  
司更問詳舉遇賊等事身三使相徐謂臣曰  
供辭有遺汝實有罪汝宜謄寫前辭無一字

加減云、臣便寫之。三使相又謂臣曰：他日  
你到杭州鎮守，太監綉衣三司大人到北京，  
兵部禮部亦更問汝情，其亦以是答之。少有  
相違，大不可也。又問曰：初以汝類為倭，船劫  
掠，將加捕戮。汝若是朝鮮人，汝國歷代沿革，  
都邑山川，人物俗尚，祀典喪制，戶口兵制，田  
賦冠裳之制，仔細寫來，質之諸史，以考是非。  
臣曰：沿革都邑，則初檀君與唐堯並立國，號  
朝鮮，都平壤。歷世千有餘年。周武王封箕子  
于朝鮮，都平壤。以八條教民。今國人以禮義  
或俗始此。厥後燕人繡滿亡命入朝鮮，遂箕  
子之後，箕準、奔馬韓以都焉。其間或為九  
韓，或為二府，或為四郡，或為三韓。年代久遠，  
不能盡述。至西漢宣帝時，新羅朴氏初立國，  
高句麗高氏、百濟扶餘氏相繼而起。三分舊  
朝鮮之地，新羅據東南界，都慶州；高句麗據  
西北界，都遼東；都平壤。又屢遷厥邦，忘其地。  
百濟據中西南界，都稷山；都廣州。漢陽都  
公州。都扶餘。當唐高宗朝，新羅文武王與唐  
兵滅高句麗，又滅百濟，合三國為一。後甄萱

叛據全州。弓裔叛據鐵原。高麗王氏功高德盛。國人推戴。弓裔自竄。甄萱自投。新羅王封府庫。籍郡縣。來降。再合三國。都開城。傳世幾五百年。今革為我。朝鮮都漢陽。蓋將百年于茲矣。山川則長白山在東北。一谷白頭山。橫亘千餘里。高二百餘里。其巔有潭。周八千餘里。東流為巨滿江。南流為鴨綠江。東北流為速平江。西北流為松花江。松花下流即混同江也。妙香山在此。金剛山在東。有一萬二千餘峯。智異山在南。九月山在西。右四山極

高峻多奇蹟。三角山即國都鎮山。大同江。薩水。臨津渡。漢江。洛東江。熊津。豆恥津。榮山。津。已上川之大者。人物則新羅金庾信。金陽崔致遠。薛聰。百濟階伯高。勾麗乙支文德。高麗崔冲。姜邯贊。趙冲。全就。礪禹。倬。鄭夢周。我朝鮮不可歷數。俗尚則尚禮義。明五倫。重儒術。每春秋行養老宴。鄉射禮。鄉飲酒禮。祀典則社稷宗廟。釋奠諸山川。刑制後大明律。喪制從朱子家禮。冠裳遵率制。戶口兵制田賦。我以儒臣。未知其詳。又問曰。所謂推刷人丁。

何事臣曰濟州在大海中水路甚險甚遠凡有犯罪者皆逃入以避以為逋逃之藪故往刷之又問曰濟州距我中國幾里臣虛張水路之遠曰不可知其詳也大抵船遇便風於大海則日可行千里今我自濟州浮海折盡夜則凡二十九日為大風所驅疾行如飛到泊于中國海岸則自中國距濟州路天際數萬餘里矣又問曰汝國與我朝廷相距遠近幾何臣曰傳聞自我國都過鴨綠江經遼東城抵皇都三千九百有餘里總兵官三使

相即饋臣以茶果仍書單字以賜單字中送崔官禮物猪肉一盤鵝二隻鷄四翼魚二尾酒一罇米一盤胡桃一盤菜一盤筍一盤麵筋一盤棗一盤豆腐一盤又賜饌糧等物于陪吏軍人有差臣即做謝詩再拜三使相亦起各禮致恭又謂臣曰看汝謝詩此地方山川汝何知之詳必此地人所說臣曰四顧無親語音不通誰與話言我嘗閱中國地圖利此臆記耳對畢臣與三四官人拱立卓邊有翟勇之軍吏一人在外頭毆打臣之從者金



都終有傷。臣寫以示諸官人。一官人奔告于  
總兵官。總兵官拿其毆打人治罪。杖之。又杖  
勇以不能馭下之罪。臣等退。復沿湖棹出城  
外。過迎恩橋。至蓬萊驛。前留泊。夕知府姓同  
及會稽山陰兩縣官。皆復送糧餼。

漂海錄卷之一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be a formal document or letter.



